

我一直以为历史是可以由文字书写，也可以由声音来记载的。从某种程度而言，一部拥有声音的历史，可以帮助我们把握历史脉络得更加声情并茂、活色生香。声音是历史生命的伴奏，也是历史存在的表情。在我看来，对于我们中国，声音书写并记载下的历史，除了音乐，便要数译制片的配音了。

在新中国的历史中，特别是在建国初期的五六十年代，一个长影，一个上影，两家译制片所起到的传播外国文化的作用，是极其独特的。一方面，这和我们的外语水平普遍不高有关；另一方面，也和我们那个时期的闭关锁国，以及我们的阅读范围比较狭窄相关。译制片所承载的东西方文化交流与艺术普及的作用，不可低估。那时候，我们就是通过译制片来了解对于我们完全陌生甚至神秘的世界，洞悉外国人的生活、风俗、道德，乃至他们的情感。我们或许没有读过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甚至根本没听说过托尔斯泰、契诃夫、席勒、狄更斯或莎士比亚的名字，但是，我们看过译制片《复活》《带阁楼的房子》《阴谋与爱情》《狐星血泪》和《王子复仇记》，也看过上下两集的电影《静静的顿河》。

于是，我们拥有一批译制片优秀的导演和配音演员，从50年代到80年代，一路逶迤细数下来，可以列出一串长长的名单，我们见不到他们的面容，他们的声音却为我们耳熟能详，不同的音质、不同的音色，不同的个性、不同的情致，让声音赋予了生命，赋予了历史。

在那么多如繁星的配音演员里，有许多人令我心仪，最喜欢的还要数邱岳峰先生。他的声音确实太特别了，沙哑中带有那么一点儿拐弯儿的余音，像是我们毛笔字中粗粗的笔画中的皴笔，若断若续，若隐若无。缺了它，墨汁过于饱满，那种干涩，那种尖刻或阴鸷的劲儿就出不来；有了它，它立刻韵味十足，可以一听就能听得出来，绝对不会和别人混淆。

我最喜欢他在《简爱》中为罗切斯特特的配音，真的为我感动，因为事先看过小说，在看电影的时候，和读小说时候的印象相对照，仿佛他就是我想象中的罗切斯特，让我觉得是他的声音是罗切斯特，而不是电影里演员演的是罗切斯特。声音，有时候就有这样奇特的魅力。以后，我看过原版的电影《简爱》，忽然觉得那里面罗切斯特的声音怎么那样不对劲，罗切斯特不该是那样讲话，而应该是邱岳峰的声音才能够对上榫子。

在《简爱》里，罗切斯特对于简爱的爱是那样深沉又深情，而他身上的贵族气息是那样的矜持又高贵，而且那样的忧郁。我一直这样认为，罗切斯特是邱岳峰配音中最出色的角色。我甚至暗暗地想，当然完全是猜测和想象，在罗切斯特的身上一定有他自己的一点儿影子。那种驴死也绝不肯倒架的贵族气，那种对可望而不可求埋在心底向往在想象中的爱的情愫，那种无法摆脱的虽然不值钱却被他自己一直珍视的高贵的忧郁气质，也许就是他，是属于生活之外的另一个邱岳峰。

我在曾经和他一起合作过多次的苏秀女士怀念他的文章中知道，他配制的最后一部作品是电视剧《白衣少女》。可惜，生前不能够播出，怎么那么巧，在他去世的当天晚上，中央电视台播放了这部电视剧。这样的巧合，让我忍不住想起芬兰的音乐家西贝柳斯逝世的当天晚上，赫尔辛基交响乐团正在演奏他心爱的《第五交响曲》。如此的巧合，是命运中的暗示，或谶语，声音，一辈子和声音打交道并钟爱声音的人，声音就是这样为他们的一生在伴奏，直到最后为他送行，因为他们用声音创造了历史。

摄影作为一种新型的记录影像形式传入中国时，首先为具有较高文化艺术修养、最易接受新思想熏陶的知识分子所接受和实践。他们最初只是把摄影当作自娱自乐的消遣活动，但在长期的创作中形成了各自鲜明的摄影风格，无意中成了中国早期摄影大师，医师卢施福就是其中一位。

卢施福（1898－1983），广东珠海人。早年任上海医学院学医，1928年起在上海开业行医至解放后。20世纪30年代初，他参与创建了国内第一个摄影团体黑白影社。他担任影社主席，与陈传霖、叶初萌、聂光地、林泽苍等人组

你从小失去父亲，这对你的一生的确会有影响。但这是父母之间的事，你无权也无力管，谁碰上了只好自认倒霉。婚姻之好坏，外人很难评说，这里基本上分不清是非。“爱”没了，就只好各奔东西，无道理好讲。父亲不再爱你的母亲，但你仍然是他的孩子。骨肉之情任何人、任何理由割不断。你说他不来看你，他怎么来呢？上你家，你母亲用扫帚打他出去。去学校，老师同学冷眼相看。每次见面，不是家里闹得天翻地覆，就是学校鸡犬不宁。这能怪他吗？他还敢来吗？尽管他不再出现，但在他心里，一直

有你的位置。否则，你家信箱里怎么常出现有你名字放钱的信封？他想你、爱你，只是他无法表达，或者说，你封闭了他走近你的路。他只好渐行渐远了。

你咬牙切齿地骂父亲“背叛”，因为他已娶妻。这是顺理成章的事，与“背叛”风马牛不相及。他已解除婚约，当然可以再婚。男人和女人不同，他们多半大大咧咧，马马虎虎。没有女人，他们会生活无着，找不到回家的路。再说，男人年富力强，没有“另一半”，他们怎么熬过长夜？父亲有了新家，你该庆幸现在他有人照顾，将来他老了，你的担子可以轻些。你该高兴才是。

再说说你母亲。由于是单亲家庭，她要拼命工作才能撑起这个家。她早出晚归，还要兼职，为的是赚钱养家，不能让你受委屈。她没有时间打扮，才会蓬头垢脸；她没有精力，才会烦躁不安；她很少说话，是因为生活的重担榨干了她最后一丝余力！她没有诉苦的地方，没有人可以依靠。经济压力，竞争激烈，感情失落，对未来的担忧……她能向谁倾诉？家这副重担，她挑得起重挑，挑不起咬碎牙也得挑，她上哪里去哭？你怪她不和你说，说了，有用吗？你懂她的苦吗？

你百般挑剔，说她丑，嫌她烦，怨她无能。你怪她太忙，因而不理她。你自怨自艾，说自己是无父无母的孤儿，整天怒气冲冲。你实在太自私了。母亲忙，都是因为你。哪个女人不爱名牌服饰？哪个女人不想享福？只是因为有你这个女儿，她才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赚钱来养家。她错在哪里？女人还有你不明白的许多难处，长夜梦多，她如何坚守，你试着去了解过吗？

你的父母亲，像世上所有的家长一样，难免会犯错误，甚至铸成离婚这样的大错，但这是他们自己酿就的苦酒，个中滋味，唯有当事人能体会。轮不到当女儿的来说三道四。我相信，不管环境怎么变，他们爱你的心不会变，他们永远是你最亲最爱最能依靠的人。

在父亲节。买件小礼品，去看看你的爸爸。不必说什么，只要挽着他，把你伤心的小脑袋靠在他坚实的臂膀上。然后，开开心心地回家，抱住你憔悴的妈，说一声“谢谢你”。这样，你会寻回渴望的爱，你仍会是一个幸福的女儿。

放下你心中所有的重负，这样试着做一次，灿烂的笑容定会重现在你的脸上，你便会像以前那样快乐了。

于书斋中习谱，乏时举头仰望，映入眼帘的是祖父钱君匋之精品《墨兰》，不禁感伤，祖父虽已仙逝近九年了，竟恍如隔日。

其实，祖父从未离开过我。每日工作间隙，我总会抽时间到屋后小径上走走。这里不仅有着西雅图独特的四季翠绿和幽静，整点的教堂钟声更能令我感受祖父的音容笑貌，使我觉得内心与祖父很贴近，似乎正在感受祖父的教诲：钟声送尽流光。

回想自少年时与祖母朝夕相处，耳濡目染祖

父气象万千的艺术世界。渐渐地我对习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祖父没有要求过子孙后代传承其衣钵，但得知后非常慎重，郑重委托当时已声名鹊起的陈辉问及为吾伯蒙良师，每每问及我的学习情况，祖父一再告诫，学什么都要勤奋，一丝不苟。此不正是造就祖父成一代宗师之根本！我的第一个印师即为“一丝不苟”祖父仔细看过后连说“好极好极”，并当即奏刀修正瑕疵，尔后推荐发表。

80年代初，政府落实政策，归还“文革”期间被抄之物。祖父怀着“与君一别十三年”之感慨，遂制谱“钱君匋获印录”，尽收祖父毕生所藏之“无闷”、“倦叟”、“苦铁”以及其他四十名家刻印，以流传后世，“以为他山之石”。着高足陈辉和黄冰先生，不分酷暑严寒，历时三载终制之。我在学习之余，亦常于旁观摩。祖父之孜孜以求、审慎严谨更令我毕生以为楷模。

后虽漂洋留学，然祖父二度访美，仍得益于祖父亲临教訓，流连于华盛顿大学古朴校园的百年古钟声中。祖父告诉我：“此钟声警示吾辈光阴不等闲，乘年轻要多读书，多研习。”并题下了“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警句。

工作后，我与祖父的相处复渐多。我每年必回

沪探望祖父母。每次见到祖父，他虽年事渐高，仍在孜孜不倦地创作。祖父每次见到我总是饶有兴趣地关心我的工作生活情况，对新生事物显示极大兴致，无怪乎祖父如是如此的博学多识。每逢重大活动，我必亲随左右，一襄盛举。从桐乡君匋艺术院五周年纪念（艺术院落成开院时在美国留学读书，甚憾未能亲眼见证此创举）、从艺七十周年纪念、九七香港回归画展、海宁钱君匋艺术研究馆落成仪式、桐乡君匋艺术院十周年纪念，直至祖父仙逝前最后一次的海宁钱君匋艺术研究馆开馆仪式等，亲身见证了祖父在中国文化艺术界的享誉遐迩，深明大义和虚怀若谷。而祖父之“温良恭俭让”心性更令我受益终生。时有机会陪同祖父往来于桐乡、海宁与上海之间；或出席祖父与吴青霞、邵洛羊、乔木等老一辈艺术家的笔会；抑或是祖孙在“洁而精”斤半老酒的对饮，祖父总会利用每一个机会给我讲解艺术之道，还有很多闻所未闻的典故轶事，耳不暇给，何止“胜读十年书”！

摄影作为一种新型的记录影像形式传入中国时，首先为具有较高文化艺术修养、最易接受新思想熏陶的知识分子所接受和实践。他们最初只是把摄影当作自娱自乐的消遣活动，但在长期的创作中形成了各自鲜明的摄影风格，无意中成了中国早期摄影大师，医师卢施福就是其中一位。

卢施福（1898－1983），广东珠海人。早年任上海医学院学医，1928年起在上海开业行医至解放后。20世纪30年代初，他参与创建了国内第一个摄影团体黑白影社。他担任影社主席，与陈传霖、叶初萌、聂光地、林泽苍等人组

织多届黑白影展。1931年加入美国摄影协会。先后在巴黎、伦敦、纽约等地及国内，参加国际影展和举办个人影展，获得奖牌和奖状。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中期，卢施福的摄影创作最为活跃，其间出版了《黄山影集》《卢施福黄山摄影选》等个人影集。

卢施福白天行医治病，晚上就沉浸于他的摄影世界里，洗影、剪辑、通宵达旦地研究暗室制作工艺。卢施福对人物、静物、风光皆有涉猎，而“风光摄影”最为他钟爱，创作量最大，黄山是他聚焦最多的地方。他说：“素爱祖国名山，大江南北风

采仆仆，长城内外道路悠悠，无不跑其略，独爱黄山多云宏伟。我自1931年上黄山以来，因工作需要数次上下黄山，虽遭三次遇险而尚健在，可谓黄山知己了！”卢施福从20世纪30年代起拍摄中国黄山，是中国第一个攀登黄山的著名摄影家，是中国近代摄影界“黄山派”摄影家代表。

对“旅行摄影”的推崇，使他成为1915年创立的上海“友声旅行团”的支持者。此次上海图书馆举办的“真影留踪——上海图书馆藏历史原影展”中展出的卢施福黄山摄影作品，即选自上海友声图书馆藏卢施福赠友声旅行团的数本黄山风光影集。这些影集中的照片摄制年代为20世纪30至50年代。作品中的黄

山奇松、怪石、云海千姿百态，妙趣横生，可谓涵盖了黄山四季美景。每幅作品的取景、采光，到暗室处理，体现了卢施福一贯的创作风格，简洁、逼真，刚柔相济，追求质朴而自然的格局。

卢施福摄制的《黄山登山客》（见图），云雾缭绕中的游客奋力地在陡直的石阶上拄杖攀行，右侧有株枝干遒劲古松，似一位老者在热切而又安详地观望。人与松在画面中如此和谐，说不好谁是谁的衬托或背景。其实，这是一幅由两张不同年代拍摄的照片叠加而成，卢施福利用暗房技巧和创意，赋予画面以灵性，浑然天成。

每每掩上沉甸甸的史册，谈起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角之一克伦威尔时，大家总是感到他的面庞是那样模糊：

说他是一个革命战士吧，他却一生三次解散英国革命的策源地——议会。第一次是解散“长期议会”。1653年4月20日，克伦威尔来到正在开会的议会大厅，打断议程，斥责这个人是骗子，那个人生活堕落；这个人是不公正的法官，那个人失职。他越讲越激动，甚为蛮横地说道：“你们也许认为我讲的话不是议会里用的语言，我也承认的确不是。但你们休想从我这儿听到任何议会语言，你们不是议会，我要解除你们的职务。”第二次是解散“小议会”。这次他没有亲自出马。而是由他的一帮亲信劝说议员主动辞职，不愿辞职的议员则被士兵赶出议会。第三次是克伦威尔紧急召集议会，责骂道：“在你们开会的日子里，国家看起来比以前更加走向混乱。”“我认为现在是结束你们胡闹的最好时刻。我宣布解散这个议会。”

如果凭此说他不是一个革命战士吧，就会难以解释一系列的史实。例如，结束封建君主专制、把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的正是克伦威尔。当时议会曾以129:83的票数通过决议，反对处死国王，是克伦威尔支持普莱德上校率兵闯进议会，把反对处死国王的议员统统赶走，由留下的议员制定了审判国王的法令。处死查理一世的当天晚上，克伦威尔去看了国王的尸体。他掀起棺材盖，凝视国王苍白的脸庞许久，低声地说了句：“残酷的必需。”再如，人们都说1688年的“光荣革命”确立了君主立宪制，但克伦威尔的护国公制可以说是英国从君主专制到君主立宪制的一个重要中间阶段。护国公并非独裁君主。把1658年议会通过的《请愿与建议书》与实行君主专制的都铎王朝和斯图加特王朝比较，护国公虽然有权指定自己的继承人，但从制度层面上来说毕竟不再是世袭；议会拥有独立组织自己的选举，而过去这一权力则在国王手里；议员也拥有不被政府剥夺的权利，而过去国王则可以赶走不喜欢的议员。

那么，克伦威尔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我觉得他是一个革命的经验主义者，是一个缺乏理论指引、一切跟着感

觉走的革命家。说他跟着感觉走，那么他的感觉是什么呢？一是他觉得革命之后一定要有一个稳定的政府，保持稳定的秩序，使经济正常发展，私人财产不受侵犯。克伦威尔的第二个感觉是，英国不能搞直接民主，人民在行使选举权之后，就不要再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除非被选举人被判有罪，选民不能随意罢免被选举人。用法学的语言来说，人民和政府的关系不是委托关系，而是信托关系。委托出去的东西还可以收回，而信托出去的东西则不能收回。

跟着感觉走的人，一般做事都没有计划、缺乏远见。克伦威尔也是这样。例如，像审判国王这样大的事情，他到了开庭的那天还没有思考过审判的法律依据问题。当他从窗口看到国王即将被押进法庭时，脸一下子变得像墙壁一样的刷白，然后转身向全体审判委员问道：“我的主人们，他来了！当国王质问我们凭什么对他审判时，我们该如何回答他呢？”一时间竟无一人应答。过了好大一会儿，才有一位说：“就以议会的下议院和所有善良的英国人民的名义吧。”

克伦威尔缺乏理论指导，是因为他同时代的思想家没有给他提供如何构筑新的国家机器的方案。人们公认，直到1689年洛克《政府论》两篇的问世，英国资产阶级——新贵族才算有了自己成熟的建国理论体系，但这距克伦威尔去世已有30年之久了。

同时代的思想家们没有给克伦威尔提供理论指导，而他自己的农民出身和学识浅薄又使他创造不出自己的理论。克伦威尔没有拿到过大学毕业证书和取得学位。老师说他思考不如对行动那么专心致志，厌倦学习生活，喜欢野外运动。他长期致力于经营父亲留给他的田产，保王党派报纸给他送了个“沼泽地勋爵”的绰号。由于农民天生保守，重经验，轻理论，加上没有受过很好的高等教育，克伦威尔缺乏理论兴趣，或者说没有理论造诣，也就不足为奇了；由于农民喜欢国家集权，克伦威尔走上护国公宝座也就绝非偶然。

正是由于出身与知识的局限，克伦威尔给人留下了一介武夫和土老帽的形象。

理论缺席

理论缺席

理论缺席

理论缺席

理论缺席

理论缺席

理论缺席

理论缺席

理论缺席

理论缺席

理论缺席

理论缺席

理论缺席

理论缺席

理论缺席

理论缺席

理论缺席

理论缺席

理论缺席

理论缺席

理论缺席

理论缺席

理论缺席

理论缺席

理论缺席

理论缺席

理论缺席

理论缺席

理论缺席

理论缺席

理论缺席

理论缺席

理论缺席

理论缺席

理论缺席

理论缺席

理论缺席

理论缺席

理论缺席

理论缺席

理论缺席

理论缺席

理论缺席

声音创造了历史

声音创造了历史

声音创造了历史

声音创造了历史

声音创造了历史

声音创造了历史

声音创造了历史

声音创造了历史

声音创造了历史

声音创造了历史

声音创造了历史

声音创造了历史

声音创造了历史

声音创造了历史

声音创造了历史

声音创造了历史

放下心中的重负

放下心中的重负

放下心中的重负

放下心中的重负

放下心中的重负

放下心中的重负

放下心中的重负

放下心中的重负

放下心中的重负

放下心中的重负

放下心中的重负

放下心中的重负

放下心中的重负

放下心中的重负

放下心中的重负

放下心中的重负

放下心中的重负

放下心中的重负

放下心中的重负

放下心中的重负

放下心中的重负

放下心中的重负

放下心中的重负

放下心中的重负

放下心中的重负

放下心中的重负

放下心中的重负

放下心中的重负

放下心中的重负

放下心中的重负

放下心中的重负

放下心中的重负

放下心中的重负

放下心中的重负

放下心中的重负

放下心中的重负

放下心中的重负

放下心中的重负

放下心中的重负

放下心中的重负

放下心中的重负

放下心中的重负

放下心中的重负

放下心中的重负

放下心中的重负

放下心中的重负

放下心中的重负

放下心中的重负

放下心中的重负

放下心中的重负

放下心中的重负

放下心中的重负

放下心中的重负

放下心中的重负

放下心中的重负

放下心中的重负

放下心中的重负

放下心中的重负

放下心中的重负

放下心中的重负

放下心中的重负

放下心中的重负

放下心中的重负

放下心中的重负

放下心中的重负

放下心中的重负

放下心中的重负

放下心中的重负

放下心中的重负

放下心中的重负

放下心中的重负

放下心中的重负

放下心中的重负

放下心中的重负

放下心中的重负

